



琴台客聚 彥火

### 悼專欄作家黃牧(古鎮煌)

日前與中人壽企業傳訊部總監馮揚午飯，我倏地談起是古鎮煌介紹我們認識她的。

當時馮揚在港麗酒店做傳訊總監，古鎮煌說他有一位寫小說的女性朋友希望認識我。結果我們在港麗酒店中餐廳邂逅。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。之後我們三人偶然也會共聚。不久古鎮煌跑到內地去發展餐飲業。

翌日，我接到在《明報月刊》寫音樂專欄的作者李雅言先生的郵件，摘要如下：冒昧打擾了。昨晚突聞黃牧(古鎮煌)先生辭世之噩耗。黃先生多年前為《音樂與神思》專欄作者，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音樂文章，更是我輩的音樂欣賞啟蒙讀物。我和另一位(《明報月刊》)《音樂與神思》專欄作者邵頌雄教授跟他都有交情，希望一起撰文紀念他。……考慮到黃先生於八九十年代在港發表不單於音樂文章，也包括投資、紅酒等專題……我立即打電話給馮揚，她聞訊後也甚感驚愕。

黃牧是多才多藝的專欄作家，以真姓名寫古典音樂，他對西方音樂研究有素，筆下的音樂評論，每篇都有見地。此外，他也以古鎮煌筆名在香港多家報刊、周刊寫專欄。其內容廣泛，涉及投資(包括股票、基金)、名錶收藏、紅酒品嚐、美食介紹、郵輪指南……不管是音樂文章、紅

酒研究或投資指南，都言之有物、文采盎然。

大抵十多年前，黃牧驚然在香港文壇消失，後來聽說他到成都投資餐飲業。稍後，又聽說他成都的餐飲店虧蝕了，轉戰北京。

多年前，我到北京出差，特地打探到他的蹤跡，並與他聯絡上。他表示在北京開了一家高級餐廳，希望我帶一些文化界朋友去捧場。為此，我請他安排一個房間，我做東，約了王蒙、范用(北京三聯書店創辦人)、馮亦代(翻譯家)、李輝(《人民日報》副刊主任)、應紅(中央電視台《東方焦點》人物主持)、小說家章詒和等八九位文友。

那頓飯說好是六千元人民幣。忘了餐廳的名字，建築很像北京老四院，張燈結綵，古色古香，很是雅致。結果一頓飯下來，菜式爾爾，八小碟餐前冷盤，連花生米、豆芽都計算在內。座上客不乏美食家，如范用、章詒和等人，對港人開的食店甚有期待，結果吃完這頓飯，不禁搖頭嘆息，大失所望。

離開時，我的心情頗沉重。我想，他是走錯路綫——與眼下北京高級餐飲一樣，走浮誇包裝、不重食材質素，肯定做不下去。後來又聽到他的食店倒閉，便更查無音訊。相信以他的智慧當改弦易轍，打開一條血路出來。今聞他已仙逝，希望他一路走好！



大地遊走 周齡齡

### 中國四大河流行：珠江上游大化瑤族自治縣

「憑海報到店辦理會員卡，即可免費領取雞蛋5個，每人限送一份。」這是一家藥店門前的海報內容，海報上還畫了一籃新鮮圓潤的雞蛋。我駐足在此良久，腦海中浮現着人們辦理會員登記後，歡天喜地捧着五隻雞蛋步出藥店的情景。因為大化縣送會員卡會送購物禮券或折扣，這藥店送的是5隻雞蛋，這反映大化該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？」

這裏是廣西壯族自治區西北部的大化瑤族自治縣，距離省會南寧130公里，面積近3千平方公里(3個香港大)，人口近50萬，瑤族人口佔約3成。踏足此地前，我對此地素未所聞；我要踏足此地，因為大化縣適合有遊船行程，遊覽珠江上游，風景絕美的紅水河。

藥店旁邊是小麵店，售賣廣西特色麵食「榨粉」——以米粉、豬肉、豬肝、豆腐卜、芫荽等煮成，熱騰騰，香噴噴的麵食，6元一大碗。不到10個座位的小店，個子瘦小的老闆煮麵、招待「一腳踢」。「老闆您好，您的榨粉很好吃啊！」「謝謝，您喜歡就好。」「大化的生活還好吧？」「我們大化的生活還好，只是落後於全國啊。」

「我們大化山多，山高林密，大化人，尤其瑤民多住大山裏，出入只靠羊腸小道，來回一趟要走4小時；耕地少，地瘦瘠，收成差；我們最好的農作物是白玉薯，香甜可口，但運不出去，只能自用，賺不了錢。」我終於明白，大化經濟並不富裕，這就是他們辦會員卡贈送五隻雞蛋的原因。「那大化人怎樣面對這個困境呢？」我心急如焚追問道。

「30年的貧困讓大化人痛定思痛，特別在政府大力協助下，我們這兩年的生活多樣化了，例如政府鼓勵我們辦小攤小店，如食店、手工藝品店等，設立夜市，更為我們提供低息貸款；我的麵店就是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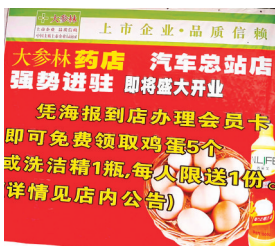
兩年開始營業的，現在收入比以前呆在山裏時好多了。」瘦小老闆自信地笑着說。

「國家也全力推動養殖業，七百弄雞是我們大化縣特產，以肉質鮮嫩，雞味鮮美聞名。政府以雞養人，把我弟弟家附近三條村，共170戶貧困戶組織起來，用國家扶貧資金協助他們創立集體養殖場，統一進苗、培訓、防疫、管護、定價銷售；更通過國家力量，為養殖場找到對口銷售點——深圳寶安區。大化縣的雞每天源源不絕運到深圳，每年產值達800多萬，讓170個貧困戶有穩定和逐漸增加的收入。由於銷售有保障，我弟弟對生活充滿信心，人變得開朗樂觀，我們一家開始過上好日子了。」「您到處逛逛吧，我們大化也是瑤族文化之鄉里。」小麵店老闆熱情地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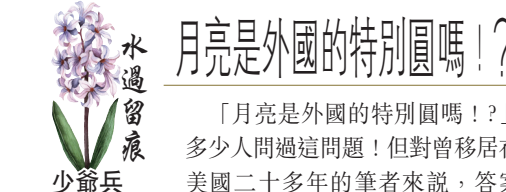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有10個瑤族自治縣，大化傳承眾多瑤族文化。例如銅鼓，它是中國西南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象徵，全世界現存銅鼓2,400多個(最古老的有2,700多年歷史)，大化保存400多個。每年5月，大化有瑤族人最盛大的節日「瑤年」，瑤民敲起銅鼓鑼鼓，載歌載舞，為瑤族英雄「密羅陀」女神慶祝誕辰。現在國家也大力推動瑤族文化旅游，以瑤族文化養殖瑤族人。

要離開大化回南寧了，看到大街上穿着民族服飾的瑤民穿梭往來，我不禁想起小麵店老闆的話：「我們大化瑤族自治縣快要脫貧了，我是瑤族人，盼望瑤族文化得以傳承，期望大化人民生活蒸蒸日上。」再次站在藥店海報前，我彷彿看到海報上寫着的是：「憑海報到店辦理會員卡，即可得購物禮券。」我知道，也肯定，在大化人的努力下，我們的大化瑤族自治縣明天会更好！

註：大化瑤族自治縣於2020年11月20日脫貧，2020年11月23日，隨着貴州省宣布最後9個深度貧困縣脫離貧困之名，全中國832個貧困縣全部成功脫貧。



大化縣的藥店海報：辦會員登記贈送五隻雞蛋！作者供圖



水邊留痕 少爺兵

### 月亮是外國的特別圓嗎？

「月亮是外國的特別圓嗎？」多少人問過這問題！但對曾移居在美國二十多年的筆者來說，答案是：「非也！」反之在異國生活，總有點寄人籬下的感覺。」

當年移居美國，筆者絕對絕對沒有半點「政治」因素，只因母親(已故)久病纏身，盼望與遠在美國的兒子和女兒團聚(他們是筆者的親妹和親弟)，所以才有移民的舉措。尚幸弟妹在美國的事業工作有了小成就，經濟能力可以照顧到來自香港的家人，但在母親故去了3年後，筆者還是回歸到香港工作和生活，這片彈丸之地有着筆者的親姐姐、親哥哥和多位好朋友，友善的工作夥伴們，身心都感到愉快。

然而新冠病毒肆虐世界各國各地這段日子裏，對在美國家人的健康狀況，筆者是揪着心的擔憂，皆因美國每天都有着萬多或更多的人染疫，該國的防疫措施及醫療安排等，不知多少次遭人詬病，實在令人難以安心；妹妹說：「美國的疫情是失控了，大部分美國市民都不戴口罩，罔顧自己和他人的健康，說什麼是病人才戴口罩的歪理，亞洲人只能自求多福地保護好自己，做足防疫措施，買食物和買日用品物資也是揀車由家到超市，點對點來回，多一刻鐘逗留在外也不會。」

疫情前，每逢周末或周日，家人亦都會駕着車到附近的Outlet購物和吃喝，輕鬆一下，但現在家人什麼地方都不去逛了，只宅在家裏。

而在美國回流香港的友人說：「回來就算要隔離一個月都無所謂，至少安全有保障，疫情兇險，醫療系統已崩潰啦，病情輕輕的被『轟』出院，大部分是亞洲人呀！加上政府將有輕度精神病患的也放出來，地鐵站經常發生有人被推落路軌喪命……甚至在第五街(富人地區)有某名牌店被劫，劫匪每人身懷兩支槍，有槍的保安亦要棄械投降，如此惡劣的治安，驚嚇得大家下巴都快砸在地上了！」

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### 回鄉生活

我在鄉間有一間屋，是長輩建成之後送給我的，好大一份禮物！

以前長輩說那間屋是她送給我的，當時我很不以為然，心想：我要這屋幹什麼？儘管它有兩層半高，每層千多尺，比起香港我現在住的房子也大兩倍多。不過接受了這份禮物，也沒有特別興奮，因為想不出要返去長居的理由，若然只是回鄉探親，住一兩天酒店簡單利索。所以我一直沒有把它放在眼裏，掛在心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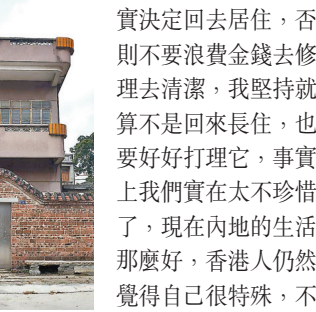
說着又已經好多年了，房子被荒廢着，完全沒有人理，我更加沒理會它，任由它風吹雨打、日曬雨淋！想着，也覺得自己太過分！

每次返鄉便回去望兩眼，沒有好好地處理過，沒有考慮過怎麼用它；好了，前年開始暴動來臨，情緒開始不穩定，每天聽到那裏又暴動，人群洶湧，便心慌慌不停打電話給在外工作、活動的家人朋友，通知他們避開「暴動區」，每天心驚膽戰！醫生說我有可能有情緒病，勸我不要看太多新聞，勸我出外旅行，不要留在香港也是一種方法。於是暴動那一年的年底我去了北京，輕鬆了幾天，放下了幾天。

才過不了一陣，疫症來臨，全國各地如在戰場，國家第一時間處理，把疫情全面控制，香港也不能倖免，世界各地亦同時爆發了疫情，家中侄女帶着女兒避去加拿大，以為那裏很安全、很平安，誰不知過了不久他們慌張地逃回香港，美加的情更甚，嚇壞了避難的港人。

這時候我想起了鄉間的房子，跟家中各人商量，本準備帶着老人回去鄉間避難，誰不知我們是行不得也！

一直等待，等了一年依然必須隔離，隔離的日子現在是兩星期酒店，一星期家居，研究了多次最後也只能暫時仍要乖留家中，都不得！不過已決定請鄉間兄弟幫忙，替我請工匠來維修房子，全幢清理，我告訴他們只要放行，我們便回去居住。兄弟接到通知呱呱叫，叫我不要衝動，再影張相來，叫想清楚是否確實決定回去居住，否則不要浪費金錢去修理去清潔，我堅持就算不是回來長住，也要好好打理它，事實上我們實在太不珍惜了，現在內地的生活那麼好，香港人仍然覺得自己很特殊，不回去生活不知道他的好，所以這次是下了決心的了！



●鄉間的房子一定重新修葺！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 袁星

### 目放元宵燈

辛丑年了，庚子年元宵節，猶歷歷在目。

臨近不惑之年，我遇上了一個不一樣的元宵節。去年正月十五，注定了收斂許多。回農村老家過節的想法，被新冠肺炎疫情重重阻隔，只30多里路，卻難以成行。

那時，村村之間，都設了臨時檢查站，日夜有人輪流值班。凡是過往車輛，若非特別必要，都將被勸返。必須通行的，得做詳細記錄。一路上，只要是村與村的接合部，都得停車接受檢查，測量體溫，登記信息。

單位所在地南側，是一條寬敞筆直的柏油路。往年正月初四、初九、十四，適逢地方鎮大集，趕集購物、閒逛的人川流不息，絡繹不絕。中午時更是熱鬧，走路都得使勁擠。在我們這兒，正月十五前，年味尚不會減。元宵節相較之春節，張燈結綵的，更顯喜慶。

放燈是元宵節特有的習俗，也是這個節日區別於其他佳節的顯著特點。燈，是元宵節的主題元素。一到晚上，大街小巷到處安放著燈盞。我老家那邊，元宵節當天，屋門、院門兩側、房間裏、廁所內、雞窩旁、石碾處、水井邊、土地廟前，都要送上一盞嶄新的燈。燈盞可以是自己製作的，也可以是買來的那種蠟燭燈。正月十五晚上，全村內外，到處晃動著燈光，忽明忽暗地閃動，酷似夜空中的星星。那些燈盞，眨着溫熱的焰火之眼，沉浸在歡樂氛圍中，享受着鞭炮的聲光之美。

大人小孩齊上陣，在院中敬天的火紙燃盡之前，把擺在供桌上的燈盞全部放置到院落各處。敬完天地，父親或我，端上一盞燈，送到村中的石碾旁。再端上一盞燈，送到村頭的土地廟前。這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習俗，家家戶戶都須遵守，年年如此。煙花、鞭炮、滴滴金

和吡花，元宵節晚上放，不僅不會被大人訓斥，還增添喜慶。元宵節，就該燈火輝煌！

從小到大，元宵節都是這麼過的。這幾年，響應國家號召，為了保護環境，燃放煙花爆竹的少了，放燈卻依然如故。蘿蔔燈、胡蘿蔔燈、蠟燭燈、電燈，一到晚上，整個村莊，以及附近的村莊，目之所及到處燈火通明。這種景象，其他節日是沒有的。一年到頭，只有元宵節，才有這種架勢，這種派頭。萬家燈火的時候，站到平房頂眺望，一處處村落，有數不盡的燈盞輝映，給曠遠的夜色，譜寫上詩情畫意，曼妙意蘊，勃勃生機。那種身臨其境的感觸，那種震撼和暖心的景象，足以令人陶醉！

然而，去年的元宵節，被新冠肺炎疫情給搞亂了。正月初四、初九、十四，地方鎮最大的集市沒有開張。哪怕其他小集市，也盡數保持了沉寂。初十前，很多單位下发了通知，或叫倡議，凡是單位職工，元宵節不要送燈、上墳。這其實是要最大程度限制人員流動，以免給疫情防控造成不必要的壓力！

因為疫情原因，妻子去年春節一天假沒放，我只在家待了兩天，正月初一早晨，假期取消後即刻返回單位。正是由於妻子沒放假，父親才從老家起來，在我家過年。之後，父母一直留在我鎮上的家中，沒再回老家那邊。我結婚後，這麼多年了，仍然年年拖家帶口回老家過。在鎮上的家中過年，去年是第一次。在鎮上的家中過元宵節，也是第一次。

元宵節放燈的習俗，是老祖宗傳下來的，不能輕易更改。但若冒險回老家，又不利于當時的疫情防控，只能選擇折中的辦法。父親給我村中的鐵哥們打電話，待到放燈時，準備讓他替我們在院門兩旁各放上一盞燈。哥們家在村東頭，離我家不遠，只有百十米距離，這點兒忙，他定然會幫的。

臘月廿九到鎮上起，已半月有餘了。老家的那幾隻草雞，都是那位哥們拿他家的糧食餵的。那些雞是散養的，平日裏四處覓食草葉草籽，夜宿在院外一棵核桃樹上，一天給撒幾把糧食就行。可真要堅持一天一次去餵，總記着這樁子事兒，也並不容易。

年前年後那段時間，半個多月了，周邊的道路上，行人寥寥無幾。偶爾經過的人，也多半行色匆匆的，不敢多逗留。單位東邊的道路南北兩側，打字複印社、家電超市、育嬰用品店、學生用品商店、百貨超市、理髮店、燒餅店、服裝店，全部大門緊鎖。這種情況，以前除了大年初一，從未有過。以往，很多店舖年三十上午都還是營業的。

家中沒有蘿蔔、胡蘿蔔，妻子從附近超市買了些蠟燭燈。元宵節晚上，放燈成了一種象徵性活動。放燈時的心情，也挺複雜的，有些淡淡的憂傷。第一次，放元宵燈被當成一種需要完成的任務，一種近乎敷衍的能簡則簡的舉動。放燈送燈，當燈光亮起時，也沒了以往的那種期盼，那種歡欣，那種澎湃。

首次回老家之外的地方過元宵節，心中記掛着的，還有老家那邊的村落。哥們在家挖了些蘿蔔燈，按我囑託的，在我家院門兩側，在院落中，放了四盞燈。站在30多里外小鎮上的院子裏，我看不到老家的燈盞，看不到晃動的燈光。心中，卻能清楚感知到。

巷裏的居民，對過年過元宵節，看得沒老家那邊重。一切好像都被輕描淡寫了太久太久，早失去了那種濃郁氣息。庚子年元宵節，讓我深感不適，就彷彿陷入一個被困感編織成的漩渦中！那些稀稀拉拉閃爍在老家的元宵燈，真的有些遠了！僅繫象徵，僅繫祈福。

辛丑「牛」年了，願從這個元宵節起，一切如前。



踏地觀察 湯滌兆

### 電影看藥物副作用

看過《拆彈專家2》，十分對胃口的一條大支線，是劉德華斷肢後要服抗癲癇藥，其後他因昏迷過後，性情變回之前一樣，慢慢自己重塑碎片，終於明白自己的性情大變，並非來自截肢的打擊，而是截肢後要天天服藥的副作用。

電影前半不斷Close Up藥的名字，我也不以為意，後來才發現是重要鋪排。劉德華失憶之後，慢慢從新聞和身邊人口中，重新看回自己性情大變的經過，才突然想起是藥物效果。

有趣的是，他變回之前的人格，醫生說是因為失憶，什麼海馬體被破壞，才會令他重新建立是非觀。但從劇情發展上看，卻似是因為受傷昏迷，多天沒有吃藥，才變回原來的性格。失憶只是給了他一個機會，去抽離地審視自己過往的性情變化。在主線電影中能擁有這樣的視野，我

深受感動，當然在文本中不可能作直接的解說道破，這一點大家是明白人，當然明白遊戲規則的限制。

日劇中有不少醫療劇曾探討藥物對性情的影響，而與《拆彈專家2》一樣，未必是精神科藥物，其他藥物也會。很多醫生會說是疾病令病人的世界觀動搖了，其實藥物影響絕對不容忽視，雖然不盡是性情大變的原因，但似乎愈來愈多人提出這種疑問。

化學物可大幅度改變情緒，情緒影響念頭，念頭影響價值觀，一環環相扣，互相牽連，所帶來的傷害，未必比本身的疾病輕，照顧者、醫護人員都要多加留意。尤其是負責照顧病人的家人，醫者的一句往往會完全左右了一己的看法，但要緊記在前線戰場上的是自己，相信自己的細微觀察，往往才會產生關鍵作用。

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### 我們的李煥英

去世20年後，默默無聞的李煥英，憑藉女兒賈玲導演的電影《你好，李煥英》，成了這個春節內地最知名的人。一部子欲養而親不待為主題的電影，讓無數就地過年的人，眼含熱淚走出電影院後，給生養自己的「李煥英」撥打了電話。生活的重擔和歲月的磨礪，不知不覺間麻木了很多人的神經。對親情的慣性忽略和選擇性忘記，很容易讓人覺得，眼前正追逐的彩色夢幻，要比身後堅定站立着的那對日漸蒼老的身影，更具吸引力。直到被某處觸動軟肋的情節戳中，如夢初醒，猛然回過頭去：還好，那兩張溫熱的笑臉還在。

很遺憾，作為內地最知名女喜劇演員，賈玲沒有這麼幸運了。「母親去世後，再沒有一件事情讓我真正開心起來。即便我上了春晚，我能嫁得很好，我再怎麼怎麼樣，我都覺得我的生活始終缺了一角。晚上躺在床上時候會想着，我媽不知道。」

這部以賈玲自身經歷為創作藍本的電影，口碑票房雙雙登頂春節黃金周。受制於疫情，還沒有在香港上映，我也無法回內地去看。不過，5年前看賈玲主演的同名電視小品《你好，李煥英》時，內心的柔軟瞬間被刺中。在小品中，賈玲穿越時空追憶

母親，說出了心裏最想對母親說的話：「我現在是一名喜劇演員，好多好多人喜歡我。」空蕩蕩的舞台沒有回聲，台下的觀眾用洶湧衝出眼眶的淚水，陪伴着台上淚流滿面的胖女孩兒。過了很久，小品中這一番仍記憶猶新。有一年出差間隙，回家看望父母。閒聊時，想起這個小品，特意從手機上找出視頻，想請母親一起看看。母親瞥了一眼，是悲劇吧？我不看。當年馮小剛拍的《唐山大地震》票房口碑雙贏時，我也曾力邀母親一起去看，一聽是地震，她也扔了一句硬邦邦的話過來：「我遭遇的地震還嫌少啊，不看。」

母親是建國之後出生的，跟李煥英同齡。她們這一代人跟共和國一起，走過歲月坎坎坷，歷經天災人禍，內心的堅硬和對待生活的態度，令我自愧弗如。少年時，成分不好，無書可讀。跟着一幫女孩子去割草，掙工分。偌大的渭河灘，來割草的人比草灘還多些。好不容易碰到一片無人涉足的豐美水草，也顧不得泥濘深淺，一手拿鏟，一手攔草，衝上去就是一頓猛割，草是割了不少，人也嚇得不輕：草叢裏一條壯碩的菜花蛇，竟被她渾然不覺握在手裏，生割成了兩段。大饑荒的年份，常年吃糠咽菜，都不是最難熬的，最煎熬的是親眼看着父母祖父母，戴着紙糊的高

帽子被遊街批鬥……後來，日子終於慢慢開始好起來，不回頭看，不懷舊，成為母親最務實的人生取態。在她樸素的生活哲學裏，開心健康地朝前看，比什麼都強。以前，聽她說的最多的一句話便是，想想彭德懷，再想想劉少奇，你還有什麼好委屈的。

從一個柔弱嬌羞的女孩子，變成能遮風擋雨的母親，心裏的溝溝壑壑，不知填埋了多少無人知曉的委屈，才有如今的峰嶺丘壑。看似天性裏自帶的爽朗豁達，又不知經歷過多少挫折摔打。賈玲在電影裏感嘆：「打我有記憶起，媽媽就是個中年婦女的样子。所以我總忘記，媽媽也曾是個花季少女。」這是最難得的反思。以「母親」之名被推上道德高台的李煥英們，或主動或被動地失去了天性裏的自我，被塑造成了奉獻隱忍無私的真善美化身。可從來也沒有人認真問過，她們是不是真的喜歡這樣的人設？

●電影《你好，李煥英》劇照。作者供圖

